



漢朝的長城

□鍾 玲

當我知道敦煌之旅包括遊歷漢朝修築的長城，心中不禁雀躍，因為河西走廊是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打下來了的疆土，敦煌郡也是漢武帝設置的。那種決戰大漠、開疆闢土的豪情壯志啊！

想像中的長城是居庸關那種氣勢，蜿蜒在山嶺的脊線上，有如一條巨龍。磚砌的牆非常堅固，牆頂鋪了方磚，寬可容幾匹馬並馳。可是二〇一二年九月去到敦煌西北約一百公里的大漠中，看見的漢朝長城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放眼望平廣的沙漠，除了幾叢野草，就是黃沙。車停下來，前面有一段狹長的，約一百多公尺的土堆，只有我一個人那麼高。土堆給鐵欄圍住，欄杆前立著一方赭紅色的大理石碑，上面刻了「漢長城」三個大字，還刻了一行小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走近一看，長城是由一層沙子礫石，一層乾草稈子，千層糕似地堆砌而成，看來非常脆弱，如果我一拳打過去，怕不打出個洞來。這長城怎麼如此可憐？當年它如何擋得住驃悍的匈奴騎兵？大馬一躍不就過牆了？

我這麼失望，全是因為自己昧於歷史的現實。漢長城遠離中土，怎能跟京畿附近的居庸關相比？漢長城在沙漠中荒廢了兩千年，我不應該把它與國際觀光熱點的八達嶺聯想在一起。

古代漢人工匠真是絕頂聰明，發明了就地取材的築牆方法。先用紅柳枝和乾蘆葦編成巨型抽屜一樣的框，把沙礫填進去夯實，上面再夯一層乾蘆葦夾層，之上再加一個

框，一層蘆葦。把許多層夯實了，形成堅硬牢固的牆體。原來的漢長城其實滿高的，我覺得它太矮是因為其下部被沙掩埋了。它的高度有三點七五公尺，底座有三公尺寬。這座又高又厚的長城，綿亘地橫在大沙漠上，的確能擋住匈奴的騎兵隊。

這段漢長城的盡頭立著一座烽火台，台倒是土磚砌的，呈圓錐形，只是不見供人爬上去的階梯，也許是沙夯的，早就消散了。有趣的是距烽火台約二十公尺的地方，分別有三個鐵欄杆各圍住一個大車輪似的東西，走近一看，原來是乾草卷，當年用來點烽火用的。輕飄飄的草卷居然能保存兩千年，真不可思議！細看原來草隙之間塞滿了沙，形成一個直徑一點五公尺的大沙餅。在沙的保護下，風也吹不走，一年難得一下的雨，也淋不透它了。

漢朝初年，國土局限在中原，隴西（今日蘭州附近）以西的河西走廊（今日大部分的甘肅省）全都是匈奴人的領土。走廊之南為祁連山和阿爾泰山，之北為馬鬃山、合黎山和龍首山，形成通向西域的唯一通道。因為匈奴的攔阻，漢朝廷根本不能與西域諸國往來。

霍去病不只是軍事天才，還是少年英雄，十七歲開始就屢建戰功。二十歲那年漢武帝封他為驃騎將軍，他春、夏兩次西征，把匈奴人趕出了河西走廊，趕到大漠裡去。以春天那一役為例，他只帶領一萬騎兵出隴西，短短六天內，攻破五個匈奴王國，再行軍幾百里，翻越馬支山，與匈奴休屠王大戰，

虜獲王子、相國和祭天金人。敵兵凡拒者殺、降者赦。此役共殲匈奴軍士八千九百人。

霍去病獨創中國軍事戰略史上的新戰術，即長驅深入的機動閃擊戰術。他用兵神速、攻其不備，並能精確地掌控敵軍的地理位置。他的意志力貫穿麾下每一位騎兵，所以他的一萬驃騎每一個都勇猛無比，赴死爭功。出隴西時一萬，回來只剩三千多。對匈奴軍隊而言，他的驃騎猶如神兵天降，還來不及迎戰，氣已潰散。

我的確是點英雄崇拜症，年輕英武的將軍教人心儀。但由另一個角度來看，霍去病是發了大願的人。為了犒賞他的軍功，漢武帝特別為他起了一座豪華大宅，霍去病卻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他這句話表露了忠君愛國之心。他一定念念不忘漢朝初期七十年受盡了匈奴的欺辱，念念不忘邊境人民被匈奴殺掠的痛苦，因為他發了保國衛民的大願，他的軍隊才有勢如破竹的氣概。

霍去病還掀開了歷史的新頁，打開了西域的通道，展開了一千五百年的國際文化交流；佛教、西域諸國的文化物品，印度文化、中亞文化，源源輸入中國。

在這段漢長城的周圍，也許漢軍和匈奴軍隊曾經血戰，他們的屍體化為白骨，白骨吹散在風沙裡。這短短的一段沙礫長城，見證了漢武帝打造帝國的宏圖、霍去病用兵如神的英武，還見證了烽火台上那位兵士，他正瞭望匈奴出沒的北方，眼中流露警戒和焦慮，當月亮由大漠邊緣升起，他思念起老家門前的大樹和倚門北望的母親。



關於詩

海子就不要提了
他把四肢綁上車輪
趴在鐵軌上開走了
他種的麥子已經成熟
大片大地，泛著金黃
因為中文系不開農學的課程
所以至今也沒有收割

昌耀也不要提了
他把雙臂裝上翅膀
站在陽台上飛走了
他收藏的高車和鉛
還堆在青藏高原
孤零零地站成一片黑松
等著獵人去伐

我們還是說一說洛夫吧
他已連續發了八十幾篇微博
從民國初年溯流而上
一直爬到宋代捉了頭鏡中之象
大家說你的內存已足夠大
可以坐下來染染眉毛了
他笑着對夫人說
我想有個小三兒

所以很多多少男女和遺老遺少
都向洛夫的王朝投擲玫瑰
詩呀，寫詩的人呀
可能都需要愛的滋養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於呼和浩特

□曹杰鋒



白米斜街三號

□徐城北

白米斜街在北京什刹海的東南。三號在其東頭路北。進去之後，又有一個很深的四合院，因鎖門，我圍繞院牆走過一圈。不久前去北京大學燕南園，請教曾經居住白米斜街中的宗璞先生。她說一共「五進」：第一進是外院，然後垂花門，沿二層院、三層院一路進去，到四層院則不一般，栽種了兩棵極大的籐蘿，號稱「籐蘿院」，最後邊是花園，還有樓。宗璞的父親是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此院原屬清代張之洞所有，馮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從其後手中購得。宗璞告訴我，當年後門直對什刹海，冬天可以直接下「海」滑野冰。馮先生當時住清華大學乙所，覺得城裡有所房子可備「不時之需」；到了解放初期，反又覺得城裡另有這樣大的房子「不合適了」，遂出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馮先生進城在此半夜無寐，起身閒步中庭。忽聽到由遠及近的步履之聲，如同叩地一般。「是兵士的由東至西的開拔足音！」老先生惶惑不解了。就在幾天之前，國軍剛從小日本手中收復了廊坊和通州，全國民心高漲，希望把侵略者趕出華北。如果主動出擊，步履應該是從西向東，如今步履是反方向的，難道是退卻不成？老先生遲疑了，心中更猜測不止。等次日北平的老百姓起身，才發現城中沒有一個國軍，好端端一個北平城被當局拱手送出！隨即，他把昨夜所聞所想，告訴了只有九歲的宗璞。九歲的女兒記在心裡，數十年後寫作長篇小說《南渡記》，則「用」作為細節。我知道後，寫過一篇題為《足音》的散文，從側面「描」了馮老先生一筆。至於老先生的代表作《貞元六記》等等，我輩是沒有資格發言的。

我很早就知道這個院子是張之洞的，但張實施洋務運動並不在此，張住進時年紀已經很大。再，張後來以此院「對換」了什刹海北面的惠賢堂，那裡是全北京數一數二的飯莊。飯莊不同於飯館，是既吃飯又能聽戲的處所。那麼，白米斜街三號之中，是否也會演過京戲？我徵詢過宗璞，問其有無套院，因演戲大多是在套院裡。宗璞說記不太清，只記得到三十年代時，一側有一個很小的套院，是作為飯廳之用……

白米斜街三號，實在是個很有人文價值的處所。其外在形式是四合院，我慶幸它很「夠得上」張與馮兩人的資格。如果修飾出來，每年引導大學文科學生到此參觀，肯定能夠引出許多有價值的感懷。我小時住過祖父的四合院，只「兩進」，但一切都要「圍著他一個人轉」。我讀過梁實秋傳記，他祖父的院子更大些，但「圍著一個人轉」卻是一樣的。可以肯定，四合院只適合一家人或一個家族居住。凡是有出息的四合院主人，還一定要走出四合院。譬如程硯秋，我在其西北二條的四合院東側房中，見到他吊嗓子用的空繩，是橫向擱置在架子上，與口部同高。但程作為其時一位重視與民間來往的藝術家，又經常走出這所四合院，去拜訪北平那些練家兒，如有輕功的「燕子李三」。至於四合院的建築藝術，其本質是類型化，不過是封建時期的「一種居住格式」罷了。既然「時期」業已成陳跡，那麼「居住格式」又有什麼存在價值？試想如果十多家人混居一院，那麼誰該住大北屋？誰又該住東南房？如果一院有五、六輛私家汽車，試問車庫應該怎麼開？門前胡同的馬路是否也應相應展覽？如果展覽了馬路，四合院的高與寬可能又會不成比例了。我非常欣賞昔日院中那些配套的風景，如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今天勢必會換上現代化的物件，那院子的味道也就變了。

說到底，四合院非常不適合今人去實地居住，更不適合今人在其中進行有效的工作。四合院穿經歷史來到今天，價值就體現能夠幫助今人去「認識歷史（的一個側面）」。

今天借修復名人故居去復原一些四合院，其功德大焉。而往昔用住大雜院的辦法去住四合院，乃是沒辦法的「辦法」，今後再難成為北京人在城裡的主要居住形式了。

書似青山常亂疊

□吳捷

「書似青山常亂疊」，陸游這句詩正是很多人書房、書桌的寫照，我的也不例外。我看書寫作雜學旁收，四面出擊，桌上甚至地上經常是重疊疊。家裡書桌上堆不下那幾簇野蜂，只好轉移到學校辦公室。辦公室有三張桌子，四把椅子，可無論怎麼移山填海，過不得幾日又是峰巒低昂，找起東西來難免出入幽谷，時有山體滑坡，「玉山自倒非人推」。辦公室隔壁那位德語系的老教授，鬚髮如雪，人挺和氣。我們課後常串門聊天，但見他的辦公桌上堅壁清野，一疊學生作文，兩三本參考書，碼放得鋒棱嶙峋。書架上席勒、哥德等人的全集，都像列隊待檢閱的士兵。而當他回訪，面對眼前手邊的落基山脈，我只能歉然報以一笑，一邊從一張椅子上挪開一座比較小的山。於是瞬間柳暗花明，他得以坐下慢談。

能夠放肆鋪張，也是大學教授獨享一室的福氣。二殘先生（劉紹銘）多年前的大學辦公室，六尺見方的空間裡全是書。他寫《書城》描述說，書越買越多，辦公室寸土不讓，只好把不常用的書疊起來放置。書越疊越高成了書城書牆，古今名人作壁上觀，他這個「職業讀書人」在眾目睽睽之下自得其樂。

我見過也聽說過其他極整潔的書齋、辦公室。胡適的書齋大約是比較整潔的。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的一篇日記中記錄了友人年少時的一句家教格言。他很喜欢那句格言，自己翻譯為中文：「每件東西有一定的地方，每件東西各歸原地方。」知堂老人的苦雨齋，據梁實秋先生回憶，「几淨窗明，一塵不染。書桌上文房四寶井然有致。」我有個朋友是小學老師，我去過她的學校參觀。她辦公室的整潔自不待言，更將各類文具按各自首字母分別歸入辦公桌上的一個小櫃子裡，如E那一格放橡皮（eraser），R則是尺子（ruler）。書架上每一年的教學大綱和教案都放在不同的硬皮文件夾裡，如欲查詢，抬手可得。如此有條理，我難望其項背。聞一多給自己的書桌寫了

首詩《聞一多先生的書桌》，描述他書桌上「怨聲騰沸」，墨盒、字典、信箋、鋼筆、毛筆、鉛筆之屬都抱怨居住環境一團糟：「一切的靜物都同聲罵道／『生活若果是這般的狼狽，／倒還不如沒有生活的好！』」聞一多在詩中回答它們說：「一切的衆生應該各安其位。／我何曾有意的糟蹋你們，／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內。」同樣，要我理清桌上的書本、報紙、雜誌，就是挾泰山以超北海，非不為也，不能也。辛棄疾詞「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自己習慣成自然，相看兩不厭就好了。

雖然亂，其中暗有格局。莊正說夏濟安先生執教台大時，書桌上看來一片大亂，其實井然有序，夏先生從中翻找資料如同探囊取物。瑞士作家Jean Piaget Geneva的書桌和書架都亂七八糟，可是他說自己一輩子只丟失過一張紙，「My wife is kind enough not to touch anything.」據說某名人的書房也是亂似雞窩。家人不堪，趁其外出為其收拾。名人歸來大驚，嚴飭家人此後不可亂動他的手稿。原來正是胸中有丘壑，從亂疊的青山裡他跋山涉水，立時能夠找出所需的某頁草稿。他人整理之後，風水動矣，則不辨桃源。愛因斯坦更牛：「書桌整潔，說明主人的腦子有問題。」（A clean desk is a sign of a sick mind.）他本人的書桌上景況如何，也不問自明瞭。美國作家Dorothy West八十五歲那年在凌亂的寫字台前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說，出版後很受歡迎。老太太說：「I'm a writer. I don't cook and I don't clean.」或許也算「寫作秘訣」！

董橋先生說他自己作文好野趣和閒趣，不喜文章似「御花園那般整潔」。他為《我的書房》一書寫序，對書中張谷林先生的書房照片評論曰：「天下青山都是一簇簇亂起來的，整齊了反而減了嫵媚；老先生幾十年集藏的圖書這樣蓬蓬茸茸才好看，視得起案頭那盞孤燈的相思。」真的，燈如紅豆，怎能空對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文學

稿例

逢星期日出版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K902617@hotmail.com